

不可知论 (3/4) : 伪宗教的产物

评论:

属性: 不可知论概念的形成, 归因于当今犹太教和基督教缺乏逻辑的防御。

种类: [文章](#) [伊斯兰是真理之明证](#) [安拉的存在](#)

由: 劳伦斯·B·布朗·穆罕默德

发布时间: 25 Jun 2012

最后修改时间: 25 Jun 2012



既然许多宗教机构严格限制, 那么, 为什么那一时代的人还要追随遭受抨击的异端邪说诺斯底主义? 其实, 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当今犹太教和基督教没有逻辑防御, 而承受今日经文分解的压力, 这种“神秘的排他性”是对快要崩溃的教条现状的最后一搏。在大多数犹太教和基督教派别中已经发生重大的摩擦。其他迫使“相信不可知论”者, 在神的存在方面坚持个人信仰, 以及接近神的专门的教义, 同时认为这种信仰不能客观证明。

伊曼努尔·康德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威廉·汉密尔顿爵士的《绝对哲学》(1829年)、赫伯特

·斯宾塞的《第一项原则》(1862) 奠定了这一概念的元素基础, 由赫胥黎对它进行了包装和推广。

那么，不可知论的概念有价值吗？回到岩石的话题上，这些岩石只有需要的时候才有价值，不可知论对于那些觉得需要神学防御体系的人们或许有实用性。那些满足于神学终止宗教的人，而回避不可知论者的理性争论。对于其他的人们，它就是一块岩石。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，也不会做任何事情。它就是一块无能的、不言自明的石头呆在那里，占据着形而上学的空间。

在这方面，伊斯兰教提出来饶有兴趣的思考。伊斯兰的教导（《古兰经》），之前没有英文的，直到1649年英国牧师亚历山大·罗斯根据杜立叶的法文译本转译成英语。《古兰经》的第一个英语译本，罗斯是站在基督教立场上，以反对和歪曲伊斯兰教为目的而解译的。译者在他的“致基督教徒读者”的致辞中这样写道：

“现在有许多教派和异端邪说联合起来反对真理（在此作者是指基督教），发现穆罕默德教想要聚集，我认为最好给他们点颜色看看，他们的身上充满了仇视，你们最好做好充分的准备，我希望战胜他们……你将会发现它有如此的狂暴、混乱、无理取闹、亵渎神明、言语肮脏、谎话连篇……因此，我呈现给你们的这篇译本，是由法语转译而来的，毫无怀疑，即使它有毒、受染，但宇宙的大部分腐烂的部分，都会有其解药，以证实基督教的健康性。”

此译者的偏见很明显，一个人几乎不会很惊讶地发现这种翻译深受西方意识的的影响，充满错误。乔治·赛尔出版的译本，附有译者的一篇长序。他尝试用一种新的解释，并对罗斯评述如下：

“此英文版本正是杜立叶的译本，非常的糟糕；对于译者亚历山大·罗斯，其实他完全不懂阿拉伯语，但又不十分精通法语，而在杜立叶误解的基础上又新添了大量的错误；更不用说他的语言的拙劣了，只会使书更加的荒谬。” [\[1\]](#)

直到1734年乔治将《古兰经》翻译成英语后，西方世界才开始比较正确地接受到《古兰经》的教导，即使他们翻译的初衷都是相同的。

乔治·赛尔的观点在致读者的前几页中就很明显，他提到：

“他们必须代表基督教的观点，要么就会人头落地，谁都会担心如此伪造所带来的危险……但无论怎样，使用一个公正的《古兰经》译本，或许从其他方面来说是一种尊重，完全有必要从那些无知或不公平的翻译中醒悟过来，以保持原文的观点，同时也使我们更有效地揭露出它的欺骗性……”

又说道：

“新教徒独自能够成功攻击《古兰经》；而对于他们，我相信，上天已经前定了它对它的颠覆的荣耀。”

牧师J·M·路德维尔的译本，1861年首次出版，正值科学术语意义中“东方研究”的兴起。而这是在西欧的伊斯兰意识的黎明时期，也正是这一时期，赫胥黎提出了他的不可知论的建议。

许多穆斯林可能想知道，赫胥黎生活在现在的“信息”时代，旅行便利，并能广泛地接触到世界各国的人物、文化和宗教信仰，可以完全正确、客观地看到伊斯兰的信息，那他的这种选择有什么不同吗？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。一个人的作为，正如之前引述的：

“我断言，如果一些伟大的力量同意让我一直认为什么是真理，怎样做去做是正确的，条件是变成一种时钟及在我每天早上醒来之前兴奋，我会立刻取消这一提议。” [\[2\]](#)

对于这样一个人，综合的伊斯兰教义不仅能引起广泛的兴趣，而且更受欢迎。

